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五　道誼知舊問答

與張白方

弟自二十以後因讀龍谿集憬然有動於心始知舉業之外有所爲聖賢之學進而求之陽明致良知之說已而得白沙敬軒之書則亦讀之不厭斯時志高氣盛以爲聖賢可以指日而至然反之於心廓然蕩然若無所依據之處既數年乃得近思錄而讀之因而漸有事於濂洛關閩諸書意中竊喜以爲若涉大水之有津涯與歷谿山之有途梁也然反己自顧則徒傷流俗之日深與氣質之益錮回

思昔日聖賢可爲之志則又忽然不知其何所去也至今年齒突增憂患空閱功夫時起時倒而起多不勝其倒理欲互勝互負而理終受制於欲駸駸乎將急趨於小人之域而未有已也仁兄日用功夫其得力自多可言幸詳以教告使迷昧如弟亦得遵而守之以振起於萬一 此夢寐之所至願切望者也又如紫陽陽明之學百有餘載以來學者之論紛如聚訟幾於水火冰炭之不相得弟兩讀之私心揣度則見以爲紫陽之學純陽明之學駁學者從事於此則紫陽之學終是無弊而學陽明而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日生心害政之甚其禍至於決裂大閑慫放無

忌亦或以此也仁兄幸爲明正其是非而詳晰其同異俾
迷昧如弟亦得以釋然也又加仁兄前書所痛異端之害
及聲氣之病二者之患似乎異端之深然東南風氣溺於
異端者十猶一二溺於聲氣者十恒八九異端之惑多中
老成深造之士而聲氣之惑則凡聰明才儁英少之子弟
皆驅而入其中矣誠有如夫子所以責原壤而公明儀所
歎率獸食人者故弟私心以謂異端之辨尚可不深而聲
氣之疾不可不甚但使其人立身行事式於六行無乖五
常則爲儒爲墨均可取也苟爲不然則爲儒爲墨俱不足
取也至於聲氣之毒一中正如鬼蜮魍魅之不可測子焉

而不父其父弟焉而不友其兄莫是爲甚矣去年越中一友嘗爲弟言欲求人品必是氏籍中無其姓名者方有可信此言雖過激未可以概天下之士然而氏籍中之人品敗壞者實衆矣仁兄倡明斯道其轉移變化之機將何以用之也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鼎之初爻有顛趾出否之象弟竊以爲不滌釜決無可以烹飪之理不變舊習決無可以爲學之理仁兄以爲狂言有當萬一否

答張白方

伏讀來教啟掖偲偲雖以弟之不肖欲引而偕之大道此仁者之心也何敢不勉但所謂易俗移風共輓狂瀾之事

在天民之先覺者固當以爲己任弟何人而能與此耿畝餘生所汲汲弗忘者求良友之規切以補下學之萬一以無負始初一念不安下流之歸耳即如前賢之異同短長有非末學所宜妄論前者之問徒以辨之弗明弗措之指竊生難端然亦多見其不知量矣要之在我之學進一格則讀書論世所見又將不同未可坐井而測山岳之崇卑也乾初仲木兩兄來月邀弟同就虎席肅聆教益但恐農事伊始小人之情急於謀食容有弗能承命以前之勢非忍自棄於教外也敝里葬親社一舉祇以踵顯儒兄良法而遵行之初未及於學問之事然愛弟之篤者速見教諫

以爲非儉德辟難之意且以勇於爲人疏於爲己有違遯世無悶之義弟敬佩斯訓而復不敢自隱爲仁兄述之亦以德義愛深竊效食芹之獻也造次具復不盡

與陸孝垂

初春辱顧忽猝言別歉之不已寒食返舍足瘡爲患不能步行一二里親知一概不得相見非特仁兄徒深懷念而已賤體衰憊歲甚一歲季心鳴皋俱復多病仁兄精力差壯而年來困於婚嫁賦役勞心焦思頗覺學問之氣爲之減損願兄三復素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與苦心志勞筋骨動心忍性及大易困而不失所亨之義無爲境地所摧

頹也弟十年以來顛沛亦有種種每念季老所處有甚於吾等十倍者然志氣挺然不爲屈撓輒爲奮發仁兄此後事累正多焦勞如何能已若只如目前挪排過日誠恐不勝其困頓也紫陽敬軒兩集具有案頭晨夕讀之當有自得處且兩先生當日所以處困者如何也憂患功夫正好喫緊惟努力努力向年彥時兄所刻童蒙須知一卷幸檢出託子垂寄下萬勿浮沈若舊本遺失卽以錄本寄至錄出仍附歸也

與陸孝垂

仁兄近況如何廿二日與諸同志相期爲君子訪道之游

而陰雨不止收穫各不以時無一人至弟亦坐困寓舍朋友之樂眞不易得也仁兄年來困甚其中得力如何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此中意味領取不深學問之事眞如捕風而已令子讀書長進否子弟斷然以孝弟忠信爲先令人必欲與此四字相反耳聞目見堪爲痛心子勿來頗恐石長近履否種種不悉

與陸孝垂

近日吾兄意思如何每相見時俗務碌碌不復如意顏色

近日頭緒稍淸否門內紛紛只以不治治之可矣女子小人從古難養愈分理愈煩亂也士鳳老嫂亦識此意爲善

雲翅頗相見否去冬力盡於葬事不知饔飧之計作何料理念之念之謀生會物將如何處此事本以義起不謂不能善始近自吾黨然謀生朝夕殊艱欲於此時為十金之計則又萬難柰何不知兄與季老亦嘗計及之否前歲升之一事殊使為德者懼今日雲翅之舉全其始終不獨其意可使民德歸厚其間成人之美正復不少乃氣色絕無可觀如此可歎也兄亦有以策之否諸子讀書稍長進否初十後恐禮人復欲往嘉興將益放蕩矣外一行幸達季老

與陸孝垂

近履多福前事累兄勞費太甚念及殊深不安別後次日適孝嘉兄弟自烏墩來弟隨舟到語溪竟不知此事準後作何了局若冊書竟自收拾不致反累孤寡則弟雖蒙誚咎亦不足䘏若人心叵測或有意外舉動如日者路乘兄所料則弟總之任怨尚宜與之一結無所顧慮也特緣家兄為細說所藏決不欲弟為此事故自出門後音問阻絕遂如萬里耳惟兄詳悉示知便[illegible]區處為感前日家兄拉兄往見雲谷先生亦緣冊書盛言飛老嫁禍之故心術體面不堪聽聞故為此調停之說以掩飾之雖欲止弟舉動亦所以全飛老也今并怨及於兄與家兄可謂寃矣然亦

不足卹也禮義不愆何卹人言罪我者春秋要亦理勢之所必至耳

與陸孝垂

予重之做秀才所謂不幸之事無足喜者但望自此以後能經歷事故瑣細之事不至驚懼失措受人魚肉耳兄大小之事可以由己諸費宜從減省儉不中禮尚難支吾目前家中內外莫謂喫者不盡也回味自見酸苦矣

與陸孝垂

望後返舍數日因賤體畏暑不能奉候聞仁兄一家大小相繼而病役事催科日日騷擾加以族人不時作抄苦何

可言不審仁兄何以處之念切念切此等事相磨礪於吾人分上亦是有益嘗思古人生於憂患之語萬不可因而摧頹喪氣也衛風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人所處更有萬難於吾人者何以能挺然特立乎目下一番重困將來竊憂朝夕之窘明年兄能料理出門館穀乎此事非人所爲在仁兄[illegible]家困頓已極暫假蒙士之席稍遠葛藤似亦可也[illegible]間有頭緒否誠之所感能格異類不憂人情不愜也

與陸孝垂　丁酉六月

弟今年畏熱益甚自初夏與諸同志君中歸百凡倦苦目

力加昏此俱衰病之徵也學問無成餘勇難鼓惟獨居傷嘆而已前月幸舉一子無間疏戚莫不稱喜在鄉邦親友厚德切望固有然者而祥譾薄何足以承之哉感銘之餘益用慙懼辱念乳哺非惟力不能僱人亦恐損人之子之養以養己子於義終有不可且其自出非乳竭者故不復爲寄養之計但未知竟得長育延先人一綫之祀否耳所諭應事處管攝不及與夫因循廢弛自覺日甚季老爲弟言仁兄之患亦正如此疑此亦無別法可治惟有操心是要規古之人教我詳矣人病苦不自知知病服藥便有效幸兄勿畏瞑眩耳佳茗之惠謹以滌煩拜謝何已

與陸孝垂

季老疾甚徒手就醫恐其不能盡力聞其合藥之費須三四金弟適空乏不能濟其目前所尚有米又無力負出將於兄處借米二斗奉去他日便舟附還也更得兄轉移一金或藹生兄亦隨力之所及以周給之其爲不足再爲設處以滿其數固我輩分內事也且無合者中諸友專美於前長我媿色也雲翅丼可作一字致之否

答陸孝垂

前辱手教疲頓之餘未及裁答歉甚弟自疾病顛沛以來不自意尚及小女于歸每羨兄齡方盛已畢尚平之願雖

復孝思純至蓼莪之感時切於懷而三子各已宜家二女
均得夫壻顧茲天倫良足慰也若弟惟有終其窮悴而已
父母俱存兩家子女雖同而有不同兄之與弟父母俱弗
存初雖同而後不能同念此豈無惻惻於心耶弟戊戌之
後在家日少又經長女之禍百凡灰心小女失教非有虛
言平日子母相依惟是紉織繭絲之細稍知學習至於事
舅姑而執婦道相夫子而和家衆其自籩豆酒漿以及箕
帚滫瀡之事均未之識也教婦新來則惟仁兄嫂夫人兩
大人是望矣夫自兩家子女未生以前久已辱兄道誼肝
膈之好弟之壻固不異乎弟之子兄之子婦亦豈有異乎

兒之女子子哉語有之愛之能勿勞乎所願佳兒佳婦弗徒以父母俱存爲樂而日以無忝所生爲懷克勤克儉知憂知艱要使他日爲子者有克家之稱爲婦者有嗣徽之譽弟幸不卽先於朝露將與仁兄扶杖握手而賦雅南之什矣旅次草附不盡

答陸孝垂

數載以來因賤足不堪步履親友相見動踰歲時至於除夜小趾作苦則一月有餘方能出入以此歲事俱廢無異遠行不歸也所喜令孫來舍朝暮向外翁嘻笑不止差可開顏因念吾兄弄孫之樂眞是王天下不與易也又念世

德所種自應有此馨兒但異日教養大宜加意耳臨發語溪以弟前者所示小兒稟本及所鈔補沈氏農書兩種手付小女令其持歸屬令郎錄一副本留看擇其當理者以備芻蕘之詢則於立身居家之際不無小益也過庭之日倘冀仁兄別其得失而申命之記曰能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今日所以教令子正異日教孫之基全在此也處館一事最是不易弟今衰暮計此幾及四十年益見其難也然不為此實無事可作蓋人各有恒業此猶士業之可恒者令子教課雖覺太早要惟斅學相長之意可求進步耳所諭鳴臯兄長子此番決裂自是意中事非意外也石

長兄之責怨於弟固無所辭但弟實不意數年來鳴兄與弟所見漸成冰炭固不止教子一節而教子又其甚也誼關至戚不忍默默不得已思假切磋於朋友則時從季老言及之則又不意開罪於季老也今則兩三年槩不敢言及惟有唯唯諾諾求避猜嫌以終情好而已且弟之一身貧矣多病矣去死度已不遠上有四窮民有其三之兄內有老無子之病婦下有飢飽寒煖不識之穉子而又負數十金之夙負以十餘畝躬不能耕之薄產養數口坐待衣食之芒小其勢不能不餬其口於他家館序暫歸已同客舍安得餘力以及旁人即欲效區區於親友間要惟忠告

而已今千慮之愚既無所用則有束手坐歎耳至於周甥久矣畏之如蛇蝎終年相見不過一二次其一二次不過二三刻卽欲陳善納忠亦不可得私謂家庭訓率雖有不至婚姻以來亦十餘載以石老之德家風之美子女之賢淑觀摩薰炙於其間亦既匪朝伊夕庶其少悛乃卒不克從善而惟邪慝之趨若水之赴壑者則亦末如之何矣爲今之計在鳴皋不得不破損其家出之於罟擭陷阱之中以全父子之至恩而少子則不必更爲之計亦所以全其兄弟一體之大誼亦所以自引失敎之咎以明赤子入井非盡赤子之罪卽親加土鳴亦自顧不服之日難以戮力

而石長與弟但可留其餘力以爲厥子及婦後來養生之地目下非特事勢有所不能揆以人情事理殆有所不可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一旦以配之弗良至於失所石長宜其致憾於弟弟則致憾於何人乎徒有內則譬之尤氏之子以自解外則藉此以希見鑒於石長兄之父子而已但不知古今人豈竟不知書識字而擇師易子何以若此之愚而所謂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者其亦何以推己而及人也命也如此知復何言

與陸孝垂

別後忽爾半載時從令郎及子樂兄弟遥聞起居而已人

事之勞頓親友之疏闊衰老益甚徒有坐歎然亦不能自解也古稱逸民處士今民矣何從得逸處矣有愧於士其如之何哉毋念仁兒婿嫁事畢敎授里宅亦生人之至樂也小女因蠶務在舍日久有失侍奉之節心竊不安但此事實爲吾鄉衣食之本婦功之所特重者兩載以來見其繭絲不成必緣育飼不盡其道故欲其就母氏再加敎習使得熟諳他日不至休其蠶績以嬾婦贋損家聲則區區私願所祈不負明德者也貧家之女不期儉而儉所憂不勤耳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非特不匱而已勤則不驕勤則不淫勤則不多言勤則不生機智而于餘事男

子婦人皆然而婦人尤甚弟在家日少失於教誨然小女自幼所聞惟有孝順勤謹四字但未知到宅能守此訓否令郎皇皇於作家固亦不得不然但恐謀利之心太急則於恩義不能無所輕治其田里樹畜修其孝弟忠信約而易操兩言盡之知過庭之日斯指聞之熟矣因念鞠之便附此不悉

與陸孝垂

經年不遑造候前者一過復不得從容時日一盡衷曲殊爲歉然別後每念右園無禦冬之菜前庭多接春之草牆頭頹壞而不修戶內塵穢而不埽足見小女已成嬾婦不

能相夫君以勤勞弟夫婦之罪也亦豈爲德門之慶乎昨過甑山見飛翁諸子若孫詩書廢棄家計蕭條甚爲流涕而士風諸子亦已貧乏之難支夫飛翁後先產業不啻千畝予重兄弟雖家難而後所存尙踰中人俱何意一寒至此只坐不知勤勞之故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讀書治家一道也不勤則落俱不可不努力農人早作夜思不離疆場則必有秋成之望等而上之勤勞當益甚也少年歲月無幾轉盼成衰暮眞可懼也前聞仁兄意欲遠出授徒弟所以不樂勸駕者以令郎敎課尙未可虛三徑就荒尤不可無主在家足有經營竊恐此身一出將有得不償失之

患弟一館繫身徒以產薄之故每念小兒氣背日壞舍間諸事日就不理中夜自疚輒思奮然歸來今雖衰老率兒勉力溉桑種豆布衣饘粥或者猶可自給何爲鬱鬱蒙羞餬口百里之外蹈聖賢舍其田芸人田之失哉仁兄亦可指爲覆車之鑒矣

與陸孝垂

近年以來親友相見之疏未有甚於弟者也季老在敝里故返舍即得相見然胷中所欲商者別去輒彼此各懷餘憾葢人事或迫且或餘人間之也每念仁兄子女事畢竟可優游以享子媳之奉時以餘閒教督其所不及俟諸孫

之生弄之課之家庭之樂殆未央已弟之此生豈能一日有是乎而來教所論蓋勤勤於學問之事至云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具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之誠而弟之頹然自棄以俟沒齒者爲可恥矣小女因弟連年遠外實不及教今日所望惟在尊舅尊姑以及夫子上下提命使其粗知婦道使今日幸不見非於宗黨他日不至貽議於子孫則弟夫婦與有光矣至於令郎徒有舅甥之名而并未有通家子弟之實念之負疚蓋弟之心力竟已困竭今日已無可爲非有慫羨吹齏之見也在仁兄自能鑑之又嘗燕居私念人之得壻誠若子勿子樂可謂快心矣弟所屬意要

惟令郎而已若鳴皐子已是無望小兒雖未有知大段已見愚下但得弟多在世間幾年勉令從師或者先人之後得以少延然衰暮至此其能久乎是則異時抱歉於在虞者又爲意中事矣季老幾於耳無聞弟則幾於目無見非特平生耿耿已不得赴其所懷即餬口之計亦將已矣幽憂況瘁之餘思念鄉井言懷故人兄之授徒里中與賓實數蒙陶陶朝夕似亦未可輕去也尊居氣習大儆子弟年少志氣習尙慮有轉移何可一日離父兄乎中秋左右尙圖面悉不一

答陸孝垂　庚戌

久欲過尊館相候兼謝去年施兄止宿之雅又洪水災大公完兄處亦當有同憂之弔也其如餬口於外同於匏繫徽纆不能一日二日之暇何凡人年齒踰五至六子女婚嫁一概已畢而弟方有事雲士渝安韞斯則猶茫無所冀望古與家兄益爲可悲屈指同志得以優游自遂出門子弟景從入室子孫歡慶以其餘閒沈潛酬適於儒先理道之書以益新其德此正所稱王天下不與存之樂也但天倫之樂人不易得願兄翁力飭門中內外大小興仁興讓以應天休而已弟於令季子雖爲至戚相見已希至於學問之勉實無分豪以是抱歉爲深耳竊意仁兄爲令子授

室而必俯擇於賤息者豈果上之無名德之門下之少素封之戶徒以弟一念好修欲稀德義之好耳乃弟固無似不敢妄希紫陽之萬一而令子亦未有直卿之志不得不讓古之人專美於前也人苦莫爲之前耳前有太中西山則爲之後者自不得不學伊川仲默其於存心致力之地宜如之何不自薄也然此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也父子篤兄弟和長幼順而已矣去利懷仁義而已矣去春令子曾以四傳屬弟點定至今未及則其失仍不在令子然往年弟所爲病時箋以示稚兒者仁兄固已擇及狂夫援之令子矣年來察其居家應物亦似未有措之行事者似

此部未尙猶爾爾則其失又不獨弟一人任之也舍下田苗淹盡供賦憚有不足數口終年之望殊是無從措手五月以來承雲士兄卿屢以擔石惠及目下舉火尙未爲難然何可長也猶憶辛卯八月從兄假得三金小价暮歸未及買米文卑鄉人三四已來轉貸不得不分其半以慰之恐將來景色更有不同也家之歲入旣虛食指則倍於昔非義旣不可爲里族責望每甚貧士可爲而不可爲念此坐歎而已惟是不敢以老貧之故皇皇貨利沒其初心日爲兢惕耳拙稾一二附此呈教三水令甥何以禦凶凡事豫則立到冬徵求一急無從料理矣聞當事已爲請損若

得損幾分便省幾分之力雖復艱難猶可勉辦也大抵患難之來惟有守正可以出險故明夷之彖辭曰利艱貞蹇之彖辭曰貞吉困之彖辭亦曰亨貞蓋不失所亨惟在守正故本義於屯卽云在險則宜守正以此意非祇一卦一爻之義也中庸素位而行雖當夷狄患難只正己而不求於人居易以俟命而已論語答樊遲問仁子張問行無非是也附此道意

答陸孝垂

仁兄子女婚嫁早畢令子授室各有歲年又各有所業此弟犬馬之齒雖幸至古稀不能一日得此者也今日素位

而行正如家人上九正家久遠之道惟有孚威如而已所慮令子在膝前之日未免恩勝於義又承大人之涵蓋人情世故不知其難則有如張子所謂驕惰之氣隨所居所習而長故以威孚二義敬進也廣涵尊伯力不任稼穡之勞貿易之事又足爲心害竊意幼年所肄小學經書略加溫習皆故物也以是訓課蒙童當亦優爲人之力量有不可勉者通功易事義無不可稍得其資以僱人耕作旣不失詩書之箕裘復不疏治生之本業兩得之道也仁兄以爲然否易以山水之象爲蒙象傳以爲山下有險又曰山下出泉泉水也險卽水也人懷血氣心知爲舜爲跖無非是

也順而導之則配道義而塞天地任其所之則好色好鬬好貨至於凡民罔弗憝是以養正爲聖之功而諺亦云學堂不鞭撲必待官堂上也鄉使鳴皋稍知此義何至子弗克厥父事父亦疾厥子哉季老平日深惡顧體面論上等人自是不宜但顧體面至於中人以及下等之人假若體面不復顧惜則亦何所不至哉今日周氏之子是已言之痛心總之吾人一日未死爲人子孫則不可以不孝爲人父母則不可以不慈孝慈之道非他惟有教子而已然欲教子則惟反己自求言物行恒而已目昏手震思復煩亂不能更及何日得與兄共晨夕使令子及子樂兄弟俱與

聞此同心之言乎

答陸孝垂 壬子

別後兩接手教知令子病體小安喜慰無任久病之後雖投以良藥自無速效但宜靜以養之以俟來復之機耳所恃世德之厚必有默相弗用私憂也仁兄愛子之心靡所不至然萬宜自珍勿勞亦有節量使子婦當此可以稍盡切望切望弟因連日奔馳筋力困頓小兒患瘧寒熱日至不得躬問特遣僕婦探信并招賤內歸家病者在牀不當復有親戚之累耳令孫仍可同來自今以往大約無虞矣老嫗二人儘知事甘勞苦雖年多尚可賴其力目下不能

無人惟雷之不一

答陸孝垂

連日不晤不審令子病勢稍有起色否胷中稍寬飲食稍進否欲來相看懼增病家一累不來相看又於心不安日夕情事眞覺進退維谷也用兄所進六字之戒目下飲食不由不節矣性情之調能敬聽否古人有言疾加於小愈令子正蹈斯言之失目下亦能自克重懲旣往乎以愚所見惟有以命付之天以疾付之醫而無搖惑於旁人之雜論無偏任於一己之氣稟則疾雖久度亦不難治也醫道至用兄可謂耳目所及無能過之矣今使無知之婦女鄉

僻之庸工從而議其後心竊爲之不解也弟固貧乏今年益甚令子病中不能爲情念之歉然而已

與陸孝垂

別來已及一月令孫幸頗無恙聰慧有加眞所謂小兒病一番長一番也尊體起居有相嫂夫人康祉倍常孤幼之福也賤體近亦仰庇疾疢不作但不堪勞苦耳方此洊災數口之計殊切憂思然惟有守義安命而已我思古人固有貧窮自樂者但盡目前之所得爲其外委心任運其莫爲莫致者亦無如之何也日前子樂見過云租稅既議佃戶中更其說已分收稻幾何夙昔所負長至前後當已不

免催取不知有以應之否又不知供稅而外所餘尚有幾
以供孤寡奉尊養生之計此際不宜有縈懷抱然不能不
計量及之也來年令孫讀書長至邊恐當訂約彼時返舍
當便道奉晤耳小女屬省并及

答陸孝垂　癸丑八月

尊體喜已復初萬惟加意珍重承手書下問及於病婦感
謝感謝前辱用兄診視云目下尚得無恙但恐將來終成
膈症耳令兩孫在舍長者時苦脾弱幼者首瘡未愈然精
神反覺幼者為强終日嘻笑不脫懷抱但貧家粥飯之外
無果餌旨甘之及此為澹薄或者反合養蒙之義使他日

不染膏粱習氣未可知也崇邑地糧愚意不若早歸鍾氏之爲上否則萬一不果糧累何年得免所欠地租總未必可得也别諭兩月之前會屬用兒覓之不待見命也特朋友之以此託用兒者衆故不敢必且不便屢瀆拂人生小小遭際自有定數非人之所能爲東西南北聽之可也以天理言兒翁之德之學豈當如此困阨乎總之吾人生於亂世飢寒勞瘁乃爲正命不則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類亦所不免六極之中惟惡之一字可得自絕不爲而已弟自念平生不欲爲惡及今衰老轉覺人情難處始焉見病於一二友朋今茲家庭骨肉之間日見乖張此由德薄不

能彌縫非獨貧困之故語云女德無極乃衣冠男子德亦無極又云婦怨無終乃鬚眉丈夫怨亦無終豈天運使然抑人事誠不易言也反己自求只不能懲忿之病然未應遂至於此因知我之深不覺縷縷小女久留毋側闕失定省之禮統惟哀而宥之

與陸孝垂

老伯之葬已告成事非特仁兄夙夜寤寐得以安慰即二兄伯翁之心亦豈不爲之恔乎所宜手額以賀者也兩孫安好深足欣說來教言及恭兒勸勉失甥之事并見其所貽之稾不自知其瘖而不寐也但得此心充長久能不改

卽有向上之路先人之後繼述有人祥他日溝壑猶將瞑目矣此皆沐浴教澤之所致仁兄之賜爲至厚父子天性能不感極涕零乎賤軀日來溲瀉漸希飲食亦爲加進胃中復有生全之望用兄東來又定補脾一方而郡中相知亦有藥物見惠雲兄日內將爲弟製而服之必有起色但念及活我之德無以爲報不勝抱慙耳附此奉慰不一

答屠子高 庚子

日承下問格物之義時緣紛沓未及奉復又辱手教辭益加切慙悚何已弟末學無知奚足以開仁兄所疑之一二而顧以是相質難哉特以仁兄好問之篤有不敢不竭其

愚者竊詳來教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見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接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微細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即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為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即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即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

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胷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敎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

之言爲無弊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若冰之釋而凍之解也廿三日之會弟金已得舍外舅先生處置矣丹叔兄必往意欲省此一番應酬不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八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乎色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不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惟

教而正之不吝往復

與厝子高 己酉三月

別來道體充養和粹有加時切瞻望小兒自違函丈不覺兩月有餘目下受業無師夙夜憂惕雖復課之記誦然無足以發其志氣每念數載以來沐浴教澤雖蒙穉無知有辜明德然兩先生之恩勤何能一日去心也今茲及門問業者幾人若台駕竟爾不出耳目之前既得開曠復有端明商隱幾臣諸君子相與稽古論德何樂如之若祥以餬口之故終歲與童幼作敵弗已以至沒齒自顧亦可悲矣亦可笑矣令子胷中知無他願不顧皇皇一試而已但向

後能自振拔不甘流俗終其身則固先生之素懷而亦祥之所私望也

與屠子高 庚戌

月初蔡舍至知閭宅迪吉道履泰適惟云家人未能與先生一德一心不免常懷弗樂此事自非朝夕之故至誠感移之化要有久而徵者功夫至後丕變應亦無難君子亦惟有物有恒以牽之爾效之遲速非所計也弟終年旅食家間種種不遑復顧內外大小不能不度外置之加以周敞親之決裂向後茫然不知所以為計然亦只隨見在挨延無從料理整頓也日者商兄書中憂及子大來歲使人

遊返弗及審思以報竊意此後但守目前定局端明商隱兩先生內外提撕終始夾持而已正如久病者惟守成方長服以俟一旦霍然數數更醫換藥究非善道也疇昔與先生聚首之日所爲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者惟是驕惰之習宜去恭儉之德宜修無比匪人而遠正直無溺讒邪而疏骨肉以及端好惡立志氣勉爲克家之子無負令先員屬望之意爾已今日反覆以思亦無異指更爲勸勉之越月踰時一再相見不過運言以致丁寧然已不免永疚於心矣先生誼同一體輒敢附此以報蓋手目俱病殊苦作劄故也小兒自離函丈指授無師益復不得長進今年鬱

桑之望竟失所差不過十餘金貧家已自十分狼狽秋冬踐更將及小女非贅壻於家即繼有嫁遣之事向後力不能支則讀書能否正未可知且晚憂懷獨是爲切無如蒙穉蚩蠢全懵弗覺也涼秋之日牽之東來望先生有以啟命之朱子集知已往復數過所得已深諸君子相與密邇兼無異學以雜其間正可及此互爲商訂摘其精要鈔成一書以惠後生祥雖崦嵫之末光亦得假讀以維持一日未沒之齒則所賜爲至厚矣幾臣兄長子閎其不由教命而讀尚書可謂有志不識今能不廢否人家子弟總是肯讀書好修即已無忝所生矣願慕私懷盡無切切此意令

子近又如何也每念祥與先生頗倣古人易子之義小兒無知既深負先生至教而祥竟亦不能助發令子之志氣徒有慙負欲死耳諸惟台鑒不盡不盡

答居子高 癸丑七月

夙昔屢承下問欲有所裨益此先生虛受至懷不知祥不足以與此也比復審思敢塞久詢或者先生養氣之功尚有未至否蓋人至大至剛之氣本諸天地生而具足直以養之而無所害則足以配道義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無是則餒小而日用之常大而彝倫之重當言而不敢言不當言而不能默當行而不敢行不當行而不能止以至

遷善不力去疾不盡率坐此故竊以爲此種功夫凡在覆載之間無一人可不爲無一日可不用故云必有事也敢質所聞未知當否

與曹射侯辛丑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鹽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桑梓景色若此當必仁人君子所爲惻然流涕輾轉念救不能自已者也弟於旱虐之日從嘉禾至皁林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流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

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尚有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因思自運河之左以達海濱豈有百里千里之遥豈有山岡之阻量其地勢高下亦豈有幾十尋丈之殊而水之通竭穀之有無遂已至此特緣農政廢弛水利不講濬治失時侵占沮塞以至淺涸故爾夫自禹貢揚州之域震澤底定而後所以備江南蓄洩之宜者利在萬世豈今茲而獨不然三吳近水之區靡不仰賴豈此鄉獨不可盖宋元之世水利亟興舊制可按也我生以前遠者失於傳聞隆萬而降亦會有水利之臣能修厥職內朝卿士留心其事及鄉之先生亦嘗

勤恩父母之邦旱乾水溢何以為備者乎古人開渠灌田動稱數百里尚有鑿山陂阜以興民利者尚有役眾起徒或數年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尚有縻金錢數百千萬而績用克奏者權其利害之重輕勞逸之久暫猶將毅然為之他即無論即如海鹽之地古以斥鹵叢而不治其後築堰蓄水農功漸起至唐長慶中令李諤者開涇三百一所至今號稱沃壤千載於茲人病不為耳地力豈有常哉況乎崇桐海甯之間煙火相接河港具存又皆平壤高阜之勢不大相去實非他州之比其自長安而上必仰濟於西湖而外餘所病特淺耳濬治之功令長能辦之矣不必多

費金錢無俟需之年歲耕者各濬其田之際其不耕者田主稍給其食佃戶稍出其力惟閒曠之所乃用衆力在經濬經在支濬支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警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分界刻期以鳩聲作不及一兩月在處深通矣此功既成澇則遞瀉無患暴漲乾則震澤之水來奔不竭一舉之勞百年之利也夫水之與旱天運當然但疏數異耳古者耕三餘一所以恃其有備不能爲災而已今日財匱民窮賦役重苦兼以風俗浮囂盜賊不息民間欲望有餘固不可得但能修利溝渠開通障塞使一歲之中稻米之登給其半菽麥蠶桑之入給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

矣爲長上者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罪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預豪家巨室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逾熾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者不免囹圄骨肉難全溝壑是迫何如悉筋力於畚挶忍疲勞於井里乎卽若仁厚長者與其凶荒之後流亡在目隱痛在心議施議賑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致歎巧婦之炊竭歷涓滴之潤何如及未荒之時戮力而營本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昭然可覩者也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宜以崇桐爲始而海甯繼之蓋崇桐者

海甯之水之牖戸也崇桐涸則海甯雖欲措手而無從崇桐見續而海甯樂乎趨事矣嘉興海鹽雖各有接鄰高阜之地然爲里不多爲功亦約不難次第及也其間經緯脈絡土人率能詳之究竟水道淺深廣狹相間以行實有不必盡濬者或疑所起之土無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蠶絲爲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况舉一圩之田所損者少所益者多計畝取償亦無不可特慮小民難以慮始占田多者不爲遠慮反乃從而撓敗之則任事者無其人耳誠得負鄉邦之望者平日不憂詳言曲譬與艱食之人講明

此義使人人意中先有盡力溝洫以爲久利之見向後不幸復有如壬辰之三夏及去年夏秋之間水涸人愁顲天無術泣涕徒枯有賢卿先生以情聞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濬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則瀕海方六七十里之區咸收灌溉之利又安至仰雲漢其如焚禱山川而待澤終將不免餓殍轉徙之悲哉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在揚州之域誠若不及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約其生齒已不下數十萬度其生穀亦不下一二百萬雖古盛諸侯之錫履約略稱是未嘗不可爲殷阜之計

坐使荒歉日至流移轉多貲用惻心語云失之於前猶將善之於後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水旱屢作昔之日旣不及爲之所今茲民生之困倍於前時年歲之祲復乃數見誰堪冥然終不貲念耶謹綠課授餘暇略述鄙懷私以質諸左右萬一撥之事理有可采擇則先生德音遠邇胥誦正向者所稱鄉邦之望之人也誠與邑里同志悉其利病昌言於衆周知不特傾耳殆莫不傾心矣興百年之利澤振數十萬之窮民斯亦霖雨斯人之素志足慰其一班己左右儻不哂其狂瞽乎義有未安伏惟反覆開誨不盡縷縷

又簡荒政興工役一條實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
於修隄防開障塞蓋非特一時飢民藉以得食亦可令
永遠水旱不能為災雖災亦不甚也行糜粥末矣糜粥
施於老弱及病者為可耳并正

別紙

別有啟者漵湖山水百里以內勝觀也鄉者許黃門董蘿
石孫太白諸公常徜徉其間一時有高士湖之目雲耜兄
先世祠墓在焉將於來月望前裹糧以往為旬日之游蓋
初夏景色殊佳絕也弟蓋同焉龍山諸兄亦必後先會晤
去春曾有來游之約竊謂莫如此日為宜非特卉木時令

爲登臨之善良朋戻止足以追蹈前哲也

與曹射侯 丙午

立春後會一至語溪暮至朝發竟不獲造候台祉歎何可言緬維日來暄和太夫人申膺百福令子學業益新敬羨敬羨僘友西安葉靜遠兄向嘗及山陰先師之門而從事焉一二十年來以親老未嘗遠游去春走山陰拜先師之墓遂攜其子游學四方往來三吳間徧訪同志適於海濱見會刻規訓之書遂篤道誼之慕茲以西歸假途求益并欲請板印刷幾十册以惠鄉黨後賢俾知有所興起固知懿德之好有素深也若向有印就成書則以紙易之以去

否則於貴邑留止幾日從容畢事異日三衢人士有能振起絕學者仁兄德惠爲無窮矣

與許大辛 乙巳初夏

不晤良久讀春感十八詩使人慨然傷懷抱也會稽之游知非素懷所屑毋亦平生磊落不樂瑣瑣生計以及此困頓乎願仁兄懲茲旣往加意本務無令衣食得以奔走此身異時雖有故人殷勤摧挽請效下風將不復低頭就之斯亦知交之末所竊期而慕望者也吾人六尺軀一日未填溝壑卽一日未保所終不能不爲之凜凜往歲山樓之會弟不敢一言及於學問之事惟聒聒於種果樹桑課耕

肯綮之細此日或不無見鄙於在坐諸君子誠以學者處亂世絶仕祿苟衣食之需不能無資於外雖抱高志亦將無以自全耳令弟志趣日進讀脊令之章爲之手額願以吳康齋劉忠宣之事勉之暑氣漸深未得奉晤龍山訪道又擬初秋矣

與許大辛

久不晤芝宇殊苦鄙吝之日生也聞寓邑中日多誠不知何緣相絆與山中興味有差別否日讀韓相州書及凡人保初節易保晚節難爲念吾人各各年齒嚮暮如何不惕然耶便舟得臨存雅一晤企予如何雲兒屬致敎弟某拜

啟大辛仁兄執事

答許大辛

弟祥於禮未之學竊謂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可矣禮經掇拾於煨燼之餘固難盡信然去古未遠其意猶有存焉者矣前教婦爲舅姑之服朞祥固非達禮者又見聞孤陋載籍未之深考但以幼所誦習則有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以爲生事如此沒亦宜然又有曰與更三年喪則似非子獨服三年喪者故妄謂三年之喪從父母而移盜有所隆不得不有所殺尊無二上故也又見家禮婦爲夫黨服爲舅斬衰三年爲姑齊衰三年

與子爲父母服無異則遂信之以爲宜然而不敢復疑别後嚴潁生兄至嘗以此義問之潁生之言亦如仁兄其不二斬之意亦同然則家禮爲夫服斬衰三年又爲舅服斬衰三年非二斬歟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述禮樂之文者能述若祥者文將不知而況乎情尊其所聞杞宋不足徵則從周而已未敢於家禮有異議也因下問之切兔復此言

答淩渝安 丙午

承示手書精密之功日新之益胥見之矣佩服佩服弟無似匏繫海隅忽焉六載徒負於人無益於己蚤夜自維慕

衰歲月尤爲可惜何堪若此虛度耶然賤體自經癸巳之病加以己亥之禍一衰再衰心氣耗竭無餘今日所存形骸而已雖承道誼之厚不廢策勵已知無可如何但念一二十年以來知交零落死者已矣未死者非一得自高則迷沈於釋老少壯無接軫之人長老有膏肓之錮往昔聖賢之指不啻日月之淪於重淵將來生心害事之禍益懼不可勝道時與子高兄悲痛及之而不敢不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勵自矢者也莊誦來書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昔者衛武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毋以我老耄而舍我命之修短不可知以弟齒視之相距尚四

十年也以兄及子高兄視之則未及其半矣但使此意不忘日有孳孳何憂年數之不足耶況懷玆耿耿亦越二三十載何忍一旦自棄沒齒而無所聞知前者猶思究心幾於書籍庶幾尺寸之益年來課誦殊苦日力弗逮又雖觀書不復記憶不得已妄爲約守之法惟於四書經義優游體驗竊見一二信其道理無窮日用繫心已爾其餘則視力所能及將粗涉其藩籬雖有不能付之於命不欲罷精馳神於所不得爲至於奇衺之說浮蕩之書屏棄已久豈復使接就昏之目以亂方寸耶仁兄精力猶倍於弟見道明而用力勇正如輕車駿馬之馳康莊日進無疆以爲斯

道之光斯世斯民之幸則所寤寐以之者耳古人有言如天不欲使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有知者今既有知之者斯道豈終晦蝕哉處士橫議異說紛如自昔衰亂無世不然要亦不足爲患吾人不自努力無能守先待後耳鄉邦靡敝興起無人此由沃土不材氣習使然士果能具豪傑之志卓立風塵之外奮乎百世之間氣志既起天且兆還而況人乎是在同志三四人互相鼓勉而已昔有友人歎息今日爲學之難弟答之云世治世亂爲學互有難易太平之日士君子危言危行履道坦坦此其易也然精神易於偷惰則進德爲難禍亂之日正氣不伸動與愆尤相觸

師友講習此為難矣然操心危慮患深則修省較易是以古人進德修業多於明夷蒙難之日是則艱難守正以續墜緒之茫茫非吾人之責而誰責耶而吾人日用之功自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亦將何以自淑而淑人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若此者求之則得為之則成沒身焉耳矣疾病顛躓之餘久已結舌同於寒蟲因兄相愛之深相勗之厚不覺狂言之喋喋也義有未安惟賜反覆

與淩渝安 己酉季秋

秋來老伯安否久失侍問罪甚尊目想已全愈弟昏憊彌

甚亦自初夏偶感目疾雖不大患然胡昏益無光也每維得交先生二十餘年未有經句合并得遂從容講益之私幸今兩月佩兄留止語溪雖以課誦之務晷刻弗遑然詳之近狀佩兄察之審矣表裏顯微得失之際歸必悉以告之左右深望明教俾祥得知厥式以圖自新斯亦君子不棄桑榆之盛德也小兒幼穉未能遣其執經函丈今年無所師法愈見冥頑佩兄已盡悉之不審何以施教方可發其志趣也苟活餘年別無縈慮惟先人詩書一綫嗣續有人而遺體不至淪陷於大惡則溝壑無恨矣附瀆不盡

與淩渝安 辛亥春

日者佩葱欲以師禮相待此非可當詳何人斯豈無羞惡之心者乎狂瞽之見竊謂三百年間其人往矣書則具存爲斯學者識大識小則有之無論三代庶幾有宋諸賢殆未之有也平生竊怪近世學者輕於自大動以昌黎抗顏伊川尊嚴爲比不知昌黎已自失之伊川之德何可及也是以自授書餬口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豈以老耄而改行至此何況佩葱敏而好學聞善力行素爲畏友者乎望先生深致此意勿復爲言具感知我矣儆語一則附覽

與淩渝安

前所是教當理與否何如更有商者弟年暮子稚恐一旦
淹忽不及教之詩書家貧長者未能使之負笈從師幼者
復不能延師於家昨歲曾以謀之用兄則云必不獲已移
家東莊拉一蒙館以安其師而小兒因附學焉又以謀之
商兄則云未爲盡善移家固未易言而鄉村童子亦無善
習莫若擇一家貧有志之少年相隨學問因以課幼兩省
束脩之費長者又得一良友之益意欲兼用兩策而水災
猝至力幷不能不免姑遲一載此前者質之先生而以爲
可者也又念人壽幾何得讀一年是一年功夫將欲借東
莊書屋攜兩稚誦習其間而自舉火以食聊兄子姪出城

與否各從其便則鄉邑不遠嘛兒之意既可不虛而弟亦得遂其初心所難不過先生一人之膳凶飢為力固艱然較之身死之後亦大勢不同矣故擬出此其有志少年向日會謀之家兒則云高弟言如持亟老成足為師範企周甚好而有家累不能無資於脩脯子樂兒弟亦然寅兒佩兒當云言如若使不若饔飧以其生姿志趣即能出門讀書異時決可有成若此則當屈言如不疑而先生與佩兒又俱在邑得以往來請教度言如亦自不嫌蔬食也若鄉士適否不可知弟固將營海濱之寓未必遂至廢學也近見子弟廢棄學業多以凶亂二字藉口此不過為父兄者

志卑識暗不欲淑其子弟亦不思子弟之淑在乎賢師友耳總之自膳則進退便得由己食指多少亦可隨意惟炊爨無人或僱一童子否則小兒自炊而弟助之當無難者古之人尚有爲弟子都養而從師遠學況父子兄弟之間乎嗚皋喪偶以後家間亦只如此但其不以教子爲事不知親師取友則弟所不願效法耳敢先私商之先生而次其行止焉

與淩渝安　壬子八月

承示尚寶先生行略諸篇已令維恭鈔出謹以原本返上竊意當年壽溪相公與尚寶相契甚厚其立身本末可爲

後人師法處及其用心之微世人不能盡知處宜有所表著而文字竟類應酬何也豈潯溪本領亦祗若是而已乎然則其爲國史概可知矣往年曾見周生爲之作傳一篇不識里中能覓其稾否台駕會城之行亦非得己但緣此訪尋書籍幾種差足慰意耳

胡安定公集　胡敬齋先生集　陳恭愍公集

司馬温公稽古錄　論孟精義　程畏齋日程

與淩渝安

昔年自箴之作贈別錢氏子也慮其漫不加意故爲說略言其意祥所謂千言萬語盡於此也雲老以爲即此可明

區區苦心故命梓之今并其說呈教其於義有未當惟示
知焉來年之席弟所以輾轉不寧者雲兄之德厚於祥晦
兄之才大於祥而云相資何貧之有也兼金之惠謂之周
之則可授餐之雅謂之養老則可匪是則於義未安自揣
課誦幼穉猶足以自食其力而先生之教則以爲決宜允
從故不敢遜命耳今茲東莊之坐在私心則因往來先雜
耳目煩亂非藏修之地亦竊見晦兄家眾歲增世業已損
自今以往事正名而發正大及時力謝塵鞅以其子姪讀
書其中使知豳風無逸之義淡膏粱文繡之情以爲經遠
可恒之計則於聖賢正己而不求於人之明訓可以世守

也否則無論目前利鎖名韁難以台脫異時子弟未必皆賢馴習城市比之匪人其患可勝言乎乃自春夏以來察其內外之情無不以是爲厭苦而急欲入城矣此亦野人鹿豕之性所不能適者也比緣悔往間作一二附覽不一

與淩渝安

數里之遙不覩光儀動踰年歲違惟德履佳勝益以新功茂密進道之深何勝企止鄉黨同志既如晨星而會遇艱難又復如許此在道力淵重固宜有不聞不諫之益若弟之固陋終日營營不越流俗何能無離索之悲也積偷成惰積習成私至日負初心而不自知其淪落兄其何以哀

我矣孝垂兄遇兄於其兄之客舍歸而語弟竟以肌膚之疾困於行路惟有坐卧馳思左右而已君中同志時相見否穎生兄卓立之概足以興起懦夫比來踐履益純備否石長兄去春造次一見未及測其所至雲翅兄一再往見志趣大異季心兄歸備述其學問本原又得讀其銘論諸篇精微嚴正有以知吾輩之師儀也兄之館席去此不遠時得周旋其際否吾人㓜而游惰力不負耒今資生無策隨俗館穀然平生志行不立誠心既不足以動人而風氣益衰父兄子弟亦各有膏肓而不能啟每日所爲自講解經書而外眞有不堪自對者君穎生兄之於爾惟賓主同

志其延教子弟自講解經書而外可無流俗膏肓之習可謂今人之所希有而吾人之所歎慕而不可得者近聞穎生兄頗以朋友往來之煩厝不暇煖此或傳言失實未必有之然何以得此於流傳哉願因兄以致之穎生兄幸勿虛敎育之盛亦克己之一端也語溪之友最謹嚴者莫如轀斯近里之友最剛直者莫如季心然亦莫困於轀斯莫窮於季心轀斯以人倫之變翻然痛悔欲求大正語溪之人竟以爲蜀之日矣羣非蠭擠蓋不祗匡章通國之況季心有家而無家攜其妻子轉徙二三年飢寒旅食艱苦百倍而困窮之操益用自厲未常低眉降氣於所識今轀斯

之勢已亟而季心之疾且成矣若季心歲歲得米幾斛以稍寬旦夕之憂壽命可以永長而吾輩不失一直諒之友若韞斯得一席之地使其去鄉遠游身心稍用富貼不獨進德修業益復難量且使矰繳彈射不至快心意於耳目之前也兄於二兄固未常相見然保植善類要有同心或可因兄以謀之君中之同志而力能振濟困厄者庶非賢者之所難穎生氣魄大擔荷爲此二事必能爲也方今世敎崩夷正氣淹沒高志之士扶植一人二人亦是難得不特成人之美義理當然要亦天地之心必出於此鄉黨之中見聞所及非無才辨聲譽自命過人考其立身本末終

不免羊質虎皮之目似此誠心實踐不求人知不求宜俗之士眞有以使人不能不敬而愛之也記曰好賢如緇衣惟仁兄屬念焉書不能詳嗣圖侍悉

與王寅旭 癸丑冬

承先生賜食加之飴餌以餉老稱分甘之惠何日忘之言如兄藥物之進恐宜勉力方茲少壯胡可使之羸損如老者乎商辨兄一聚切磋之益知其受之深矣嗣是過舍不及相接雖接亦不能爲益如先生與佩兄也今日言學者往往有人約而言之兩種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爲無足取此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爲踐

履者忽窮理爲不足事此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甚則交相水火而暴行因之以作誰實執之以中正而無失者先生佩兄遠近相望可謂甫服之英賢矣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竊以自今而論以其數則未也以其時則可矣名世之業雖不得見諸當時名世之學則自可傳之後起伏願吾友朋相與罷勉毋以經綸參贊非幽居之士之責也攻玉兄歸附致區區臨楷何勝虔跧外力行堂所梓鄙言各五紙去冬以先生有命故弗敢止之也然此事亦不異今時遠游之客之所爲矣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六終